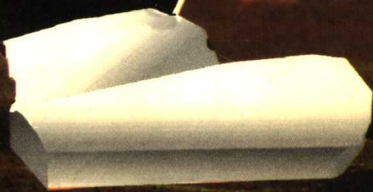




长城外长篇精品系列

桑那高地的太阳



陆天明◎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陆天明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长城外长篇精品系列

桑那高地的太阳

陆天明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特约编审:管卫中

书 名 桑那高地的太阳

作 者 陆天明
责任编辑 法 兰
封面设计 何 伟
版式设计 木 车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印 刷 兰州七二二七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73,000
版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7-80587-325-9/I·286
书 价 14.7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固守明天

——灵魂的守望者陆天明

● 吴

我们的今天到底怎么了？它到底是什么？这是夜深人静，花凋叶落，寒星寂寥的夜中，端坐孤灯下，我们每个人心底的独白。破灭。说不尽道不明的破灭啊。任你人前风度翩翩，稿约不断，任你媒体之中红红绿绿，任你男男女女，风光无限，任你醇香着美，杯觥叮当，腰缠万贯，手执数国洋护照，抬手轿车即来，美妇绰约回眸，一切的一切，无法使你真正避开心底深藏的寂寞，你不能够对我们所共有的昨天平静地正视。虔诚地热爱过的，被否决了，执信不存在了，厚重的书籍落满尘土，那一片片引出我们无限遐思的旧土上日新月异矗立起新而又新的现代建筑。钟情于文学，以此作为生命启蒙点的守望者，多么希望从不断漫散、已像酒池肉林一样的文学作品中找回使我们心跳、使我们血流加速、泪流满面的作品，然而这样的话因会召至嘲讽而多少次地让人欲说还休。更多的人在说，考虑那么多干吗，就这么活着吧。到了世纪末，真到了世纪末了，我们像是只有今天的末日儿女。所有生活过，思想过的人，就是经历过破灭的人。我们这个曾用不屈服的后背撑起过一次又一次巨大灾难的民族的后子孙，我们不想生活得这样，这样热热闹闹又无精打采，我们渴望走出

世纪末的落魄，我们直面着今日的困惑，希望把这场破灭解透，走出破灭，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昨天。

把明天还给我们。

一个声音一路传了过来。我们听到作家陆天明泣血的声音。从8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始，他以十几年不辍的努力在驱赶着我们灵魂中的阴霾。

陆天明这个名字，对于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来说并不陌生，但对于更多的读者，可能仍然是陌生的。他似乎从来没在文学界热闹起来，至少在新作《苍天在上》引起了轰动之前没有过。铁饭碗解体，下海潮出现，出国热等等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毫无例外地在波及文学界，文学界许多人总在选择又选择，掀各种热潮，领数年风骚。能沉得住气的陆天明，始终在做一件事——一心一意写他的小说。他的攀援似乎比一般人要艰辛得多，也寂寞得多。

知交王蒙先生这样评价陆天明：“他是一个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他忧国忧民，他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王蒙《泥日·序》）的确，你可以在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陆天明的作品中找到这样的性格影像。就是说，这幅速写是很像的，是陆天明自己能认可的。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他的经历和性格的写照。

陆天明早年的经历，似乎已和我们相隔很遥远了。1957年，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年仅14岁的在校生陆天明跟随一个上海知青代表团到安徽太平县做考察。那是一个赤色的诗情时代。天空中出现了新鹰。读了书又到农村做有知识的新农民成了人们追逐的榜样。知识加纯朴，一种清新，一股火热，最适宜渴望冲破凡人樊篱走到整个社会最前列的青年的激情和想像。他走出上海，看到了农村的现实：贫苦、落后。但这恰好作为一种挑战打动

了陆天明。考察的形式走完，大多数人回到上海，陆天明却和一批青年留了下来。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信仰者。

陆天明被安排在芜湖的山区教书。他的学生中有比他年长的农村孩子，有十六七岁的女学生课余为这位小先生洗衣、照料饮食起居，好像他是个被寄托的孩子。但在课堂上，他负担着四个班的小学课程教授，而且，这位少年教师还是严厉的师长。在那个荒僻的山村里，留下了他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目睹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农村大食堂运动，和饿死的农民。陆天明似乎是一个生来就需要坚定信仰支撑的人。不过当时，他没有能力对于信仰本身作理性的体察。眼前的每一种现象、细节，每一个事件，都被他真切地记住了。理性之门是厚重的。怀疑与分析的时代尚未到来。三年之后，年轻的躯体终于敌不过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过量的体力支出，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只得回到上海。60年代，他养病的同时在街道上做团委的负责工作。1964年，曾在南泥湾大生产热潮中名噪一时的359旅旅长，后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到上海，用热烈豪放的语言鼓动上海青年到西北边疆去，做新一代的开垦者，做那里万亩荒田的主人。

一个动人得令人目眩的童话，一次冒险的诱惑。它又一次打动了无数颗年轻的心，激起了他们胸中汹涌的诗情。陆天明被这股诗情搅腾得睡不着觉。次日一早，他就爬起身挨家挨户，一个个地动员，热烈交谈，串连，一遍遍地传播这个动人的寓言。汽笛一声长鸣，他们挥动着无数双年轻白皙的手，告别了父老，告别了大上海。陆天明作为领头人，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支边青年大军，踏上了西去的长途。那一年他只有19岁。肺结核未愈，还在咳血。他那时还不明白，他和他的同道们，从此走上了一条多么严峻的人生道路。

他成了新疆奎屯农场中一名普通农工。

未曾亲身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很难明白陆天明走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如今，你只须看一眼陆天明那双像竹节一样骨结粗实、粗糙有力的大手，就可以想见他曾经有过怎样骇人的强体力劳动。你只须想想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领头人谢平遭受一群不能返城的上海知青们狂怒地暴打、诘问，谢平脸上、头上留着血，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就知道陆天明心中曾经流过怎样的血。不错，人是他动员来的，十多年之后，他们发觉自己被骗了。他们的理想之血，被踏进了泥污中，他们成了谁都不需要的零落人。他们不找你谢平发泄、算帐，又能找谁呢？可被打的谢平又该去找谁呢？当初他更是一腔热血，一腔理想，他真地信仰啊！他去找谁诘问呢？他只能伸出青筋暴露、满是血污的双手仰问苍天：我们，我们真的错了吗？！我们青春、理想的鲜血真的白流了吗？真的一钱不值吗？

这一腔淤血成了他宝贵的文学蓄积。

但后来当了农场干部，利用空余时间躲在寒气袭人的仓库中开始文学创作的陆天明，当时还没有这份自觉。那时的文学氛围还不允许他掏心倾肺；他也不晓得真正的文学应当是咯血之作。他只是一面仿照当时的写作模式，一面渗入了一些自己的热泪。30年后，作为一名重型坦克式的作家，陆天明回顾自己的早期写作时说：“尽管那时也有着许多政治框框的束缚，但我的写作是投入了真情实感的，这真实情感来自对于人的关心和感动。”1975年，他的剧本《扬帆万里》作为新疆惟一参加全国话剧调演的剧目，在上海演出，引起了轰动。他被中国广播文工团看中，调到了北京。兹后，在机构的改调中，他又成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专业编剧。

回到大城市了。对一个初次闯进京都的青年作者来说，头一件事似乎应是在京都文学界露一手，在场面上站稳脚跟。但感觉敏锐、思维快捷的陆天明却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点。在一间窄小的斗室中，陆天明关起窗户，摒绝一切诱惑与喧闹，潜入了他自己心中的那片文学海洋。

茨威格说过：“艺术家的选择总是预先决定了的。”陆天明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他的选择是他在西北荒漠体力和精神饱经艰辛和折磨的岁月里已经命定了的。那里的人生感受对他来说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1986年，他向他钟爱的文学交出了第一张答卷。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一出手，便在文学界的同道者们心中引发了一场地震，引起了一种悠长的沥血的思绪。但可惜，由于当时的文学仍与市场处在隔离状态，这部像重磅炸弹一样的作品，这部文革后出现的堪与《浮躁》《古船》《金瓯缺》《心灵史》相匹敌的、十多年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评为优秀长篇一等奖的扛鼎之作，这部只印刷了两千来册的岩石一样沉重坚实的小说，没有引起文学圈外的读者们的注意。虽然如此，当年与陆天明一起奔赴新疆，后来回到上海的老知青们，仍然被这部作品震动了。以至于，十多年后陆天明赶赴上海参加他的下一部长篇《苍天在上》的首发式时，在书店门口，居然围满了手捧陆天明的书、渴盼见他一面、请他在书上签名的男女老知青！毫无疑问，陆天明是他们心中的代言人。他说出了他们积压许多年无法表达出来的心里话。

《桑那》是一个苍茫的故事。一个朝气蓬勃的、不谙任何世俗利害关系的热血青年，来到艰苦的西北边疆，对那片土地竭尽所能奉献赤诚，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他所信赖所热爱的人们打倒在地，跌进泥泞中。他崇高精神信仰渐渐地幻化成荆棘编成的挂

冠，刺穿了他的头颅。这个激昂的领袖般的人物站起来，摔倒；再站起来，再摔倒。一次比一次摔得更惨。后来他甚至被逮送到一个最远最穷的分场——骆驼圈子；那里只容许无脑袋的苦力——不思不想不反抗，如牛马一样只知劳作的人。惟一可以表现残存的一点不屈的方式，就是在遭受狼一样的前犯人的凌辱和袭击时，以牙还牙，以野蛮对付野蛮的厮打。人的自尊一旦遭受高倍压抑，便转化成加倍的野蛮反抗。他吞泪咽血，竭力使自己变得比当地人还要当地人。他成了当地首长——场长老爷子的手足。14年过去了，时代变了，农场也“开窃”了，人们要往好日子奔了。这时的谢平，却因为过于木头呆脑而突然被老爷子甩了出去。对老爷子一伙，对同到新疆的同学们，对上海的亲友，对所有的人，谢平却永远地成了局外人。

谢平性格的核心是什么？拒不世故。如果他在许多关乎自己前程生计的关头，能稍稍让一点步，附合一下，苟且一次，或者哪怕装聋作哑认个松，那么，很多的苦就是可以避免的。一切关心他、深爱他的人无不带着些羞愧而又焦急地这样劝告过他啊。甚至那个在不幸中已习惯以苦作乐，活泼而又坚强，在内心深处永远深爱谢平的上海姑娘“小得子”，宁愿以出卖自己为代价帮他稍有解脱的时候，也都被他坚决地拒绝了。十几年的农场生活，所有的青年都已务实，学生气早已被岁月掠去，惟有谢平一人，仍坚守品格，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同伴们对他彻底绝望了。生存都顾不了了，你还讲究什么尊严？！跟着他走，太可怕了。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傻瓜。

傻瓜？不！他比一切人思考得都要深得多。他无可悔悟。他誓不低头。在充满荒谬的世界上，他决不幻想做一个赢家，却也决不放弃自己的一寸阵地。人啊，我早已认识了你们，可是，你们

何时认识我呢？他看清了人类的一切弱点与鄙污。他在愤怒地挥动拳头乃至匕首来抵抗砸向他的利器时，内心却在替他们流泪。他知道他和他们同处于一池苦难，只不过他是个先醒者而已。

谢平们的这次冲锋，最终悲怆地陷落了。沙漠中的绚丽高楼消失了。回来时，已是衣衫如缕，伤痛累累。

今天，在琳琅满目的消费品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能精细地分辨出美、澳、意、法式冰淇淋的区别，熟悉各种世界名牌，他们听到这样古老的故事，会嗤之以鼻：那时的人，怎么那么傻啊！那些搅和着一代人的血和肉、泪和汗的故事，就算多么动人，也已像保卫圣杯的圆桌骑士一样，远离了人们的生活，远离了人们的感受。

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人们不再有幻想，不再有热血，不再有那样的青春了，所有的，只剩下实惠与享乐。

那个时代孑遗下来的理想主义者是寂寞的。他们心中深埋着铅一样沉重的忧伤。

“我们这一群忧郁的，很快就要为人弃却的人们，将要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过”，（莱蒙托夫语）但是，生命的流星，真的就这样一闪而过，落入黑暗而寂静的现实黑夜吗？不，我们的生命，属于我们自己。无论对于历史，对于理性，它的得分是多少，但我们珍视它。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可以过去，但我们的屈辱我们的自尊，我们身体中的精血，我们心里流过的泪水，却不会随着那个时代一起葬送。无论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多么荒谬，无论后人怎么看待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会在心里牢牢记住，我们付出的是鲜活的生命，是青春的真挚。我们不会轻易地全盘否定自己，而去认同后来的时代的现实准则。剥去旧时代的荒谬外

皮，包裹在其中的人类理想主义精神，是永远鲜嫩，永远不死的。

有人看完这部小说后不解地问，什么太阳？没有太阳。陆天明回答说：“我始终觉得，我是写了存在于‘桑那高地’上的那个‘太阳’来的。……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我们自己的太阳！”只要人类不灭绝，理想的太阳就永远灿烂，永远会从黑夜深处重新升起！

一位能干有见识的女导演，在《桑那》出版不久，便看中它，当她找到陆天明时，这位原著者又拿出了他的呆劲，直接了当地问她能否拍得出《桑那》表示怀疑。“你太年轻了。”他说。后来，因其他方面的原因，已经搭起了班子的摄制组受挫未拍成。这位不服气的女导演过了若干年之后，仍决定起拍《桑那》电视连续剧。这时她已拍出了许多优秀的成熟的电视剧片。她问陆天明：“你看我还‘太年轻’吗？”

看完《桑那高地的太阳》，人们在想，他要再来一个长篇，会是加倍的困难。在《桑那》中他把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已完完全全地摆在了作品当中，他的困惑，他那隐秘的愿望，他的迷失，他的无奈，一切一切似乎都写尽了，如果要突围，就只有先把旧有的自己打碎。必须要在精神上有了他自己能认可的飞跃。他自己正是这样说的。他做了。

1993年，《泥日》出版了，历时三年有余。《泥日》一出，行家马上说话。评价不甚相同。不少人对他在作品中的“革命”表示鼓舞，为之称奇。但在“力作”这一点上是很肯定的。又由于客观原因，表面上文坛对之有些沉默，但文坛大将心里都很注意他的这个更大的长篇。当然也有人对小说的结构与技术价值进行了有保留的分析与批评。

实际上，《泥日》的革新是彻底的，表现了一种成熟。如果一

定要用有没有现代意识来套的话,《泥日》无疑在其中。前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于文明对人性的扭曲的否定,是对生命意义荒诞性的关注。《泥日》中的事件是复线的,但无论哪一个故事,其悲剧性都是由冒失的人们自以为是的行为造成的。充满明确理智和目标与荒唐甚至残酷的手段的离奇组合,其结果就是天顶之灾。在这一场荒唐与恐怖之中,人物来由也就常常是非理性的,神鬼难辨,现实与非现实的模糊,表达了一种非道理能说清的直感。

在《泥日》中,我们不是特别容易找到作者自己。作者在“人性”的镜头下,视野里有了更广阔、更深远、更生动的人物世界。

陆天明似乎有意要解开人性的密码,比《桑那高地的太阳》更进一步的是,《泥日》中有一种更明确、更浓烈的集体过失感。小说几个事件一个套一个,叠进到最终事件——美丽的、养育着众生的阿伦古湖在一种蛮横的开发计划下瞬间消逝在荒僻、神秘的阿达克库都克西部大裂谷之中。这是一个被反复警告过却无人能制止的人为灾难。灾难环生的世界为灾难所终止。可怕而又合理。

我们不能不由此想到这百年来历史真实地发生过的灾难,究其根源,竟是出于某一种意识上的模糊。甚至一念之差,于是便有不可复得的自然资源的毁灭,千千万万的生灵涂炭。大多数人的生死,皆系于某个人的意念。这不是神话。这个人的意念有如此法力,是因为他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权力,这个魔方,使陆天明长久地困惑,困惑,他顽强地注视着它,穿过它的表面意义一次又一次地向它的核心逼近,并从这里发现我们自己罪孽的根源。权力神秘是因为我们愚昧,权贵高大是因为大多数人跪着。而这下跪,并非由于天性卑贱,却实在是因为人的善良。我们有

长城外长篇精品系列

人欲，甚至因为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宁愿赴罪。我们中的许多人，注定要在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就祭上自己纯洁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没有理由把一切推给历史，我们不能把昨天当成一页过时的日历一下撕掉，扔得远远的，我们每个人必须对所有这一切，昨天，今天的一切负责。路就在自己脚下。在被告与审判者中，没有绝然的界线。

陆天明说，一个作家真正应该追求的，是那些能留得下来的作品。就在文坛上耐不住寂寞或渴望早日出人头地、引起注意的作家们一潮又一潮地推出所谓新派作品时，陆天明却一头钻进了他的地下室，一钻就是几年。除了个别的几位作家旧交之外，他很少与人交往，绝不在场面上抛头露面。这不是因为他生性矜傲，不，凡是与他交往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朴实诚挚的人。为了承受写长篇所必须支付的巨大体力与耐力，陆天明长年坚持长跑，冷水浴。只有他自己知道，今后的跑道还有多么长，跑起来多么艰难。他永远不搞表演赛。他要的只是马拉松运动员式的沉默而匀速的奔跑。这是真正的竞力。一部《苍天在上》，他居然六易其稿。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他的每一稿，都是抛开原稿，打第一行第一个字从头写起，直至最后一个字！这哪里是写一部长篇，他付出的，分明是写六部书的努力。这样锤炼出的作品，没法不好。果不其然，《苍天在上》在上海一问世，便轰动大上海！购书者如潮似涌，第一批印刷的书，数日内被一抢而光！二次印刷随后又告急，这还仅仅是东南一角发行，整个北方，至今尚未见到呢。同名电视连续剧于元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亿万观众击掌叹息，以为是近些年来罕见的一部掷地有声的精品。

陆天明说，文坛对于文学作品，对于作家包括文学史中的作

桑那高地的太阳

家的评定一阵风一阵雨的，好就一朵花，坏就提不上牙，这说明了一种不成熟。他说，我们应该追求真文学，真文学中必须有真正的人。换句话说，真文学必须具有批判现实，超越现实，指向未来，指向人的个性自由的审美精神情操。真正的人永远不回避人性的弱点。对自己保持诚实，不断清洗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成为一种觉悟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

在为《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中的人性痛哭，为自己的人性痛哭之后，我们从匍伏的大地上站起，看到了神性的光芒重现，那便是明天更完满，更丰富的人性的微微曦光。

1995.11.9. 北京

我们毁灭。我们永生。我们消失。我们再现。
我们寻觅、颤栗。我们呼唤：谁会是我们？我们
到底又会是谁？

太阳，让大地燃烧起来吧……

——《新编创世纪》序

假如白的是雪，那么，黑的呢？

到擦黑那会儿，他说什么也要往回颠了。干部股张股长劝不住，只得由他走；一头绵绵地笑着，一头鼓起笼在蓝旧棉袄袖筒里的手，指指他那身稀脏的黄棉袄裤，问：“这一身走夜路怕不中吧？待我上家去给你取件皮大衣……”

他没要。不好意思。说实话，他这会儿也没那份心思去在乎窗外那点轰轰烈烈认真较上劲儿来的狂风暴雪。一待马爬犁拐过场部水房，再回头瞅见小个儿的张股长拉灭了股里的电灯，缩脖子驮一件剪绒领的黑布面皮大衣，捏住左右两片忽忽地挣着直想飘去的衣襟，用小碎步紧着往后头家属院出溜，他还笑了，并用力踹了头前那匹油黄色的儿马一脚。

……出场部，两厢一抹漆黑。林带先是稀疏，尔后便出现一截截一截截的断条；再尔后，只见残的土埂、残的树桩和被雪埋住大半拉身子的苇子草。如不是夜晚，这时，旷野便能一览无余。但这会儿却只能感到风的硬，劈头兜脸地压来，但声音倒不似先前那般喧嚣，反而低沉浑沌。天呢，倒是越发旷达空阔，灰白的地皮起伏、涌动，好似跟风雪一起向自己身边奔汇而来……

暴风雪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宿。起昨几个，高地西北厢就翻腾开来。一大片直上半空的吓人的深灰色的烟幕，向着只配长些